



▲ 百年老店“ZAUNER”里诱人的甜品
► 令人肃然起敬的杯垫,一个遥远的年份(1328年)

欧洲的百年老店



◆ 许云倩 文/摄



■ 茜茜公主喜爱的甜品店“ZAUNER”

听闻南京东路上的“德大”和“东海”要搬走了。心中充满了不舍和无力感。以个人的能力我们又能为这些见证了许多人第一次相亲或恋爱岁月的老店做些什么呢? 这又使我想到了不久前在欧洲的随便哪座城市或小镇, 常听有人对我说, 这家面包店已经开了几百年。巴黎的咖啡馆更是以其古老而充满吸引力。如创办于1865年的“花神咖啡馆”与毕加索、夏加尔、萨特、波伏娃等名字相连。“波寇伯咖啡馆”则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诞生地。这些老店至今独具魅力、游人如织。

Bad ischl 是奥地利北方群山簇拥下的一座小城。一弯山泉绕城而过。和多数欧洲小城一

样, 洁净而宁静。但它却有着不同凡响的历史痕迹。这里曾是上流社会的矿泉疗养之地。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此地与茜茜公主一见钟情。从此以后, 皇帝夫妇和这个小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将这里作为他们的避暑胜地。茜茜公主的书房如今还保持她 1896 年 7 月 16 日离开前的样子, 皇后此行日内瓦遇刺, 再也未能生还。1914 年,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正是在这里签署了和塞尔维亚的战争, 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走在狭窄的街道上, 仿佛已经踩住了茜茜的足印。在街中央一个小小的店门前, 我们被告知, 这就是茜茜最爱的甜品店。这家名为“ZAUNER”的小店, 进门便见一排色



■ 600 多年历史的 AUGUSTINER 庭院中座无虚席

泽鲜亮的诱人甜品。柜台前排满了挑选甜品的顾客。一眼望去, 餐桌已是座无虚席, 但穿过一个拱形门, 里面又是一个天地。再穿过一道门, 总算找到了空位。我选了一份金枪鱼色拉面包和一块巧克力蛋糕, 然后由服务生送到桌上。坐定之后打量周围, 墙上挂满了奥地利皇族的照片, 茜茜公主更是他们的最爱。餐桌之间还摆放了一些艺术雕塑。说实话, 我的中国胃并不特别能接受这些欧洲食品, 但感觉自己咀嚼着一页非凡的历史, 面包和蛋糕变得更加美味了。

BRÄU 坐落在萨尔斯堡的萨尔察赫河的西岸。推开那扇不大的门时, 一同到来的几个按图索骥的旅行者也是满脸狐疑。我们都以为那是一家很普通的饭店。接着就是一条长廊。长廊两边是一家一家的小摊位, 有点像我们的大排档。卖的是各种色拉、烤排、烤蹄和肉肠等。长廊尽头是个大餐厅, 有点像大食堂, 可却空无一人。一直走到餐厅外, 绕过啤酒筒和买酒的队伍, 才看到外面又是一个天地。拾级而下, 树阴底下坐满人, 几乎人手一杯啤酒。我们挑了张空桌坐下, 然后去屋内选购食品。我和女儿买了一份土豆色拉和半个烤鸡。傍晚时分的萨尔斯堡很是凉爽, 吃饱了的孩子们在一旁的滑梯上嬉戏。同行者说, 这家店也有至少 300 年的历史, 那个被削得几乎透明的盐水萝卜片是他们从小吃到现在的爱物, 啤酒更是当地最为著名的。那个空空的大食堂, 是人们冬天用餐的所在, 而我们此刻坐着的花园, 冬季将覆盖着皑皑白雪。

玛丽恩广场, 是慕尼黑最热闹的市中心。AUGUSTINER 就在广场边上。餐厅很高, 深色的木制家具气派而威严, 用餐的人却并不太多。直到抵达后面的露天庭院, 才发觉竟找不到一张空桌。可见欧洲人夏天是多么喜欢室外呀。好在机灵的服务生竟为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 桌上的杯垫顿时让人肃然起敬——1328 年, 多么遥远的年份啊。而希特勒对此店的偏爱更使它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店里著名的烤猪手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 焦香入味。服务生应接不暇地为客人们送上大杯的啤酒, 600 多年的时光, 在这里流淌着多少的故事。

英国的铁路博物馆

◆ 曹炳坤

英国的约克铁路博物馆入口处矗立着“蒸汽机车之父”乔治·斯蒂芬逊的雕像。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瓦特发明的两冲程蒸汽机和斯蒂芬逊最早发明的“旅行号”蒸汽机车。在这里, 既可看到早期各色古老的机车车辆, 从早期比马快不了多少的“火箭号”模型到世界上蒸汽机车最高时速(210 公里)保持者“雄野鸭者”, 也可看到最新式的时速达 250 公里的“先进旅客列车”。尤其是陈列着英国皇家专用车辆, 既有现代化的设

备, 又有古色古香的特点, 舒适而豪华, 因而英国人把它称为“带车轮的宫殿”。

博物馆还展出各种铁路文物, 博物馆利用这些从各地收集来的百年文物, 布置了一座古老的乡村小火车站: 蜡制的铁路职工模型, 身着传统的红色制服, 手提老式风灯, 正在接发列车, 真是惟妙惟肖, 栩栩如生。最有趣的是, 这里还展出一台来自中国的蒸汽机车, 它是英国制造, 上世纪 30 年代运往

中国, 曾被用在粤汉铁路和沪宁铁路上, 当中国铁道部长访英时, 把它赠送给博物馆, 在它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辛勤劳动后, 重新回到了铁路故乡。

博物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整修以后, 开辟了“儿童学习车厢”。这种车辆是英国中部铁路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长期使用的车型。这些车厢造型优美, 车身中部涂以深红油漆, 鲜艳夺目, 车厢内陈列的铁路文物史料, 十分适合儿童学习领会。

埃菲尔铁塔

◆ 鹿兆麟

埃菲尔铁塔是法国巴黎的象征, 也是巴黎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建造有双重意义: 一是纪念法国革命胜利 100 周年; 二是为在巴黎举办 1889 年万国博览会而显示法国的实力。

作为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的代表作, 铁塔分为 3 层, 第一层高 57 米, 第二层高 115 米, 第三层高 274 米。据有关资料记载, 从 1889 年 5 月 15 日开始动工, 整个工程持续了 26 个月, 共有 150 多名工人参与建筑。从塔底到塔顶共有 1710 个台阶, 相当于南京中山陵台阶的 5 倍多。据统计, 百年来, 已接待了 1.2 亿万参观者。

当我们来到铁塔脚下的战神广场, 呈现在眼前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山人海的观光客, 有的在仰望铁塔的雄

姿, 有的举起相机把铁塔的雄姿摄入镜头, 真是熙熙攘攘, 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经过半个多小时排队, 好不容易轮到我们在上海大学的团队可进入铁塔的入口, 然后登上电梯, 直达三层。大家兴致勃勃地步入环形瞭望台, 边走边向四周眺望: 法兰西电台大楼、荣军大教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厦……无数富有法兰西民族特色的建筑和巴黎的风光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 真是气势非凡, 令人目不暇接。有人说: “不上铁塔, 等于没到过巴黎。”此话道出了铁塔在巴黎的显要地位。

据导游小郭说, 铁塔管理部门每隔 7 年要为铁塔进行一次除锈, 并涂上崭新的油漆, 以使这座具有百年历史的铁塔始终保持容光焕发。



韩国樱花

◆ 詹丹

不曾料想, 这次到韩国, 欣赏到了那么美丽的白色樱花。

韩国虽然各地都栽有樱花, 但栽植最多的是在南部的庆州和釜山附近的镇海。我们在韩各高校任教的一些中国教师, 3 月初起就酝酿着要去, 到 3 月底, 终于成行。

早晨七点半, 大家就要在汉城地铁 2 号线的蚕室站集合, 我从最北端的春川市赶过去, 不得不坐 5 点 35 分的头班长途车。漆黑黑的雨天里, 我一个人赶到首尔, 看着大家都是睡眼惺忪的样子聚拢来, 驱车往南进发。

到中午, 车进入庆州地界时, 雨停了。道路两边的樱花树突然就多了起来, 阴天里, 迎风轻轻摇摆着树枝, 那一树的白色樱花也随之跳跃。刚在车窗里看见樱花一晃而过时, 有不少人都迅速扭头, 看着被前行的巴士抛后去的樱花树, 但当发现这樱花树是没有尽头的联翩而来时, 就不那么紧张寻觅了。大家都恢复了原来的坐姿, 把身子靠在椅背上, 略侧一下头, 惬意地让车窗外的樱花在眼前接连不断地移动。有疏, 有密, 有低垂, 有高昂, 有正向, 有背侧, 那样的错落有致, 好像都曾被一双看不见的巨灵之手修剪过、搭配过。风大时, 有些花瓣从枝头飘落下来, 比雪花更轻盈, 在风中斜向着抖动, 有些迟疑, 略作停顿, 然后悄无声息贴向地面, 贴向老根。

到目的地所游的石窟庵和佛国寺, 都算是庆州的名胜, 但印象一般, 只不过来往的上下山坡道旁, 看低处的迎春花和高处的樱花在招展, 还是让人有些欣喜。

当我们从佛国寺出来, 天开始放晴, 阳光洒在每一个人头顶, 大家都咧开嘴傻笑着。发车时间尚早, 就去大门附近的花草地转转吧。想不到, 才转弯, 起伏的绿草地斜坡上, 一大片樱花树就展现在眼前, 把人

顿时镇住了, 都不知道应该把目光投向哪边, 脚往哪边迈了。

喔, 那么一大片花海, 那么一片从花海里飞出的笑声, 那么一种蓝天下涌动的欢乐情绪。好像所有的樱花都挤在这里来一起怒放了。天地是那么大, 可以聚拢起这么多的一色樱花; 又是那么小, 好像没有留给每一朵花以足够的空间来腾挪敛侧。但是, 当我们钻入花丛, 让樱花把我们围在中间时, 又觉得这空间既不大也不小, 刚刚好, 听凭这花构造出一个新世界, 或者说, 这花的世界本来人间就没有, 是春之神把它整个构建好了, 生生移植到现实里来的。

花下有散步的情侣, 有推着童车的年轻的妈妈, 也有三五成群的老人在四顾。但更多的是年轻学生, 在花下的草坪上绕成了圈, 跳回旋舞, 或者站几个人到中间, 分出声部, 唱起抑扬的歌。笑声就是从他们那里飞扬起来, 携带着淡淡的花香, 升腾到半空, 再四散飘荡。

我们在那里呆了多久? 都不记得了, 只是当呼唤我们上车的声音一次次传来时, 大家才一步一回头地从花海里冒了出来。车启动时, 我们的目光还是贪婪地盯着那一片花海。看着它在太阳下闪出一大片乳白色的光芒。

两周后, 早出晚归的我, 有一天推开阳台的窗户, 突然发现楼下的樱花, 如喷泉一样向我涌来, 站上阳台的一瞬间, 我像是被这花托起在空中的。去学校的路上, 我特意从楼下的花道上绕过去, 白色的樱花从两边伸向高空, 把道路遮蔽起来, 我从花道中走进学校边门, 像是从隧道中钻出来的。

再一周, 樱花突然落尽, 飘满了道路, 看原先枝头上的樱花, 都是白色, 但瑟缩在地上, 花瓣从底向上微微红染过去, 失去了原有的那种嫩白和光泽。